



西藏密教史

索南才让(汉名·许得存)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93

B946.6

599

西藏密教史

索南才让（许得存）



A08841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密教史/索南才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1

ISBN 7-5004-2344-6

I. 西… II. 索… III. 密宗-佛教史-西藏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39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码 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375 插页: 2

字数: 55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4.00 元

前 言

佛教是随着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后而正式传入西藏的。由于当时受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排挤，在芒松芒赞（唐译乞黎拔布）和都松芒波杰（唐书作器弩释弄）两位赞普执政期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几乎没有大的发展。赤德祖赞（弃隶缩赞）摄政时，虽然采取了一些兴佛措施，成效甚微。贵族权臣制造各种借口，掀起了灭佛事件，以王权名义发布禁佛令，入境的外僧被驱出，带入的佛像被埋入地下，宫殿式的庙宇被改作屠宰场，信佛大臣被流放，经典遭毁，刚兴起的佛教遭受了沉重打击。

从这一时期所译经典内容分析，密教方面除了一些简单的仪轨和观世音菩萨经咒外，比较深奥的密教经籍尚未译传进来。严格地说，密典的正式翻译始于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唐书作娑悉笼腊赞）继立王位后，制定措施，大兴佛教，先后延请寂护、莲花生、莲花戒、佛密、无垢友、静藏、清静狮子、法称等印度学者进藏传法。同时，选派遍照护、宝胜、龙幢等一批藏族青年去印度求法，他们学成回来后，与印僧合作，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大量将密教经典译成藏文。为了方便译经和开展佛事活动，赤松德赞还在新建成的桑耶寺专设翻译洲和真言洲。在西藏佛教史上，这是一次由统治阶级直接参与的，有组织的规模空前的译经活动，所译经典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丰富，是后弘期译经无法相比的。难怪阿底峡看了桑耶寺的藏经后，曾经很感慨地说：“这里的大部分经典，我在印度都未见过。”

牟尼赞普（足之煎）和赤德松赞（赛那累）对佛教依然采取

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制定了一系列兴佛措施。赤祖德赞（可黎可足—赤热巴巾）是一位极度信佛的藏王，他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对密典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禁止翻译无上瑜伽部密典，使得密典转入地下暗中传继。朗达玛的灭佛，曾使佛教在西藏濒临灭亡。但密（教）苯（教）也在这几十年的相互碰撞、排斥期中，都在对方那里找到了生长点，各自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一些有识之士，从实际出发，在改变传统观念的同时，认真吸收和改造印度密教的仪式、轨则，促使两种文化合为一体。

朗达玛灭佛到后弘期初期的近百年时间里，密教文化和苯教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进一步加深，在互相吸收、融合过程中两种文化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十世纪中叶以降，外出求法者络绎不绝，进藏传教者纷至沓来，所学所传的密教以无上瑜伽密法为重，密教经籍的翻译渐臻完善，弥补了旧译的不足，作为高原文化特色的西藏密教——藏密至此完全形成。藏密并非印度密教在西藏的简单移植，而是在吸收西藏传统文化并且原貌有所改变的佛教体系。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藏密是一种生命科学，它集光学、声学、思维学、语音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于其中。不仅是佛教文化的精华，而且也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注重师徒传承，修习次第分明，仪轨齐备，制度完善，组织健全，具有深邃的哲理和修持规范等特点。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藏密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认真加以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吸取。

当前藏密已成为国际藏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门科学，介绍性的书籍出了不少，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国外，藏学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十七世纪中叶，早期研究内容庞杂，停留于表面，关注的热点在藏族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字、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

方面，西藏宗教，包括苯教与佛教研究的成果甚少，藏密尚未纳入研究之中。

从六十年代起，国外藏密研究逐渐出现盛况。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一批活佛和高僧移居世界许多国家，积极宣传藏传佛教，设立各种机构培养弟子，掀起了第二次藏学研究热。很明显，这次藏学研究的热点是宗教，藏密研究居其中的重要地位，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学和研究并重。六十年代，欧美许多国家社会动荡，一大批年轻人和学者对现实强烈不满，幻灭之后许多人涌入南亚，或投身于国外藏族高僧的门下，学习佛教。其中一些人由开始时的信仰转而修炼和研究密法，通过亲身体验阐释藏密经典，把修炼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

第二，传教中心和研究机构形成网络。从六十年代起，分布在欧、美、亚各国的藏族活佛建立了不少传教中心和研究机构。如宁玛派的邬坚贡桑曲杰林寺、宁玛派金刚学院、西藏佛教中心、西藏宁玛派作禅中心、宁玛佛学院、宁玛乡村中心、奥地安（奥地安西藏宁玛文化中心）、智藏中心；噶举派的桑耶林藏传佛教坐禅中心、康藏之家、羯摩那烂陀寺、噶举达磨、噶玛曲林佛教坐禅和研习中心、金刚界学院、噶玛三乘法轮隐修中心、室利噶玛那烂陀高级研究院法轮中心；萨迦派的吉村萨迦中心、萨迦强巴曲林中心、西藏佛学院；格鲁派的文殊师利佛学院、美国喇嘛教寺院、美国佛学院、甘丹大乘中心、尼泊尔大乘中心等。这些机构并重教学和研究，培养的对象除了旅居国外的藏胞，还摄收当地信徒，运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教学研究方法。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手段解释深奥的藏密现象，把藏密气功纳入科学研究范围。

第三，合作研究，硕果累累。自从藏族高僧加入国外藏学研究队伍后，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提高了研究质量，而且专题性研究日益增加。本世纪中早期，藏密研究虽然在整个藏学研究中

居次要地位，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象河口慧海的《西藏的密教》、《西藏佛教与真言密教》，大桥精达的《西藏的密教》，酒井真典的《西藏密教教理的研究》，尾梅祥云的《密教史》等，揭示了藏密的特点。法国的大卫·尼尔对藏密研究较深，先后出版了《藏传佛教的秘密教义》、《喇嘛教的灌顶仪轨》和《西藏的奥义修持者与巫师》等。美籍华人张澄基重点研究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出版了《西藏瑜伽之奥秘》等。伊文斯·温茨编译的《西藏大圆满心法》、《中阴救度密法》和《莲花生大师传》，对宁玛派密法作了深刻分析。葛雪喇嘛的《西藏密法基础》是一部普及性的读物，内容丰富，特点突出。

近年来，国外藏学研究出版物中，有关佛学研究的书籍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密教著作有《密宗四部》、《无上瑜伽》；南喀诺布著的《大圆满与禅宗》；十四世达赖与美国人的霍布金斯合著的《时轮金刚经灌顶仪式》；格西索巴与杰克逊与纽曼合著的《时轮》；塚本使道的《慧识与净罪七次第》、《西藏的护摩法之种类与系统》、谷口高大夫著的《河黎跋陀罗的种生与菩萨之关系》；金子英一的《古怛特罗全集解题目录》；（英）约翰·布洛菲尔德的《西藏佛教密宗》等。还有一部分用藏文撰写的藏密论著。另外一些有关西藏佛教史的论著，也对藏密作了一定的探讨和研究。从目前国外藏学研究分析，藏传佛教包括藏密仍是研究的热点，“方法的趋向可以说已有科技整合的趋势，……做横、直、立体的研究”。（永宗措姆《国外藏学研究的发展》）

在国内，藏密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到了三、四十年代，以法尊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学者把藏传佛教的许多名著译为汉文，推动了国内藏密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解放前夕，一些原在大陆传教的蒙藏高僧和学者迁居台湾开展藏学研究，后来又有旅居国外的藏族高僧加入，使港台地区的藏密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谈锡永的《西藏密宗的仪轨》；刘锐之的《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

《密乘源流简述》；谈延祚的《西藏密宗编年》等对密教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作了深刻研究。特别是《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被广泛引用。台湾翻译出版的《密乘法海》和《大乘要道密集》成为藏密研究的根本经典依据。

近些年来，藏密研究受到藏学界的高度重视。藏密资料陆续被整理和翻译，研究论著不断问世，论文逐年增加，研究涉及密法的渊源、传承关系、修持仪轨、哲学思想，而且开展了对真言宗、禅宗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各自的特点和异同，个别研究有很大突破。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藏密研究已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禁区被突破，空白被填补，大手印、大圆满、道果、曼荼罗等专题性研究成绩明显，但多偏重修持，理论研究不够，与别的学科研究比较仍较为浮浅。

第一，缺乏系统研究。纵观国内外藏密研究成果，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藏密的教法渊源、形成过程、发展历史、思想特点、修持仪轨的著作；

第二，缺乏对原典的介绍和研究。《秘密藏续》、《幻变经》、《金刚大威德根本续》、《集密根本续》、《胜乐根本续》、《时轮摄略续》、《喜金刚续》、《大手印明点续》等是藏密所依据的根本经典。研究藏密首先必须了解各部经典的基本思想，否则难以进行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几乎没有。

第三，缺乏深度和广度。从目前的藏密研究看，虽然成果丰富，但不够深入，重修轻史，重点轻面，多介绍少分析，影响了研究质量的提高。

第四，缺乏科学而客观的态度。藏密以其神奇、玄妙而受人关注，一部分人在研究当中挟带着感情大力宣扬它的种种消极面，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结果影响到研究的质量，研究工作本身也就有极大的局限性。

抱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从几年前开始，我从藏文原典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广泛参阅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撰写《西藏密教史》这部著作。书中对金刚乘密法的兴起，无上瑜伽部密法的几部主要经典及其思想特点、发展脉络，密教传入西藏的年代，密典翻译，藏密的形成，大圆满、道果、大手印、六支瑜伽、止观双运思想等作了较全面的叙述。具体分析了每一类法的思想特点和修持方法，以及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重要人物和国内外藏密研究现状也做了介绍。

说实话，做这样一项既艰难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本人学识浅薄，研究不深，回想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真有点后怕。之所以斗胆撰写这部专著，一是想理清藏密发展线索；二是希望给藏密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三是希望大家通过这部书对藏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需要说明，书中出现的印度、尼泊尔地名和人名的转写并非根据梵文原文，而是按照梵文的藏文对音转写的。毋庸讳言，本书缺点和不妥之处甚多，恳请广大同仁、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1998年元月5日

第一章 金刚乘的起源和特点

第一节 金刚乘的起源

一、 金刚乘的名称

严格地讲,金刚乘是无上瑜伽密法的通称,有时专指时轮法,叫做时轮金刚乘。汉传佛教视其为密教的一个支派,解释各异。公元八世纪,西藏便有“金刚乘”或“果金刚乘”的名称,作为密教的别名。这里沿用西藏传统称呼,以金刚乘代表密教。

果金刚乘,全名叫做“果秘密金刚乘”,是相对于佛教显教——因相乘或般若乘提出来的。显教是因相法,讲求理论;密教是果法,着重探讨实践方法和辅助修炼的各种仪轨、咒语等,实践以理论为指导,理论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两者互为增益,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金刚”意为其性坚硬而不可破。“在哲学意义上,指如同能刺穿妄想并导致佛性的金刚石那样坚硬和锐利的智慧。”长尾雅人解释说,金刚二字原为电光,是因陀罗所持的武器,具相的表示即所谓金刚杵。^①从二谛讲,胜义所说的金刚是无畏,不可毁坏;

① 《西藏佛教思想述要》,长尾雅人著,翠岗译。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

世俗则指金刚杵，谓其智坚利。密教把它作为一种能断除一切烦恼，镇压妖魔的兵器，有时也指修行所得的智慧。“乘”原是古印度用以盛放东西的一种器具，有“负载”的意思。佛教认为，它能运载芸芸众生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是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途径。《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光疏》记载：

“金刚者，坚固不坏，载乘金刚者，名金刚乘。或者，将真言乘和般若乘两种方法，即果性与因性融为一体”。^①

《集密后续》说：

“金刚者，摄集一切大乘者，是般若六度；摄集六度者，是方便及智慧；摄集六波罗蜜多、方便及智慧为一体者，是菩提心，亦是金刚菩萨的禅定，故名金刚。金刚亦是乘，故名金刚乘，即真言乘之义。”^②

金刚乘着重讲述从佛的思想意趣所产生的各种真言咒语及其仪轨，是方便和智慧双运的金刚菩萨的瑜伽，最终证得金刚身。《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光疏》说：

“金刚乘之金刚义者，法性所生的空悲无别，或空乐无二。救意之义者，驾御道；空乐无别者，贪义。”

金刚乘教法概括为生起次第法和圆满次第法。生起次第的梵语名称是“邬巴底札玛”（utpattikrama），意为使生长或创新；圆满次第的梵语名称为“奢婆那札玛”（shavannakrama），意思是无精进施力所生。“札玛”（krama）有次第和方便两层含义。生起次第为比量本尊瑜伽，以观想画像修行；圆满次第为现量本尊瑜伽。

金刚乘因其所具有的特点，有不同的称呼。譬如：真言乘、持明藏、方便乘、果乘等，反映了密教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即陀罗尼阶段，持明藏阶段，方便密阶段和果密阶段。

① 白莲花王著，德格印经院木刻本。

②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日本西藏大藏研究会编辑，1957年。

所谓真言乘，非藏器，也非行境，而是利用真言咒语和手印两种方法修行获得成就。或者，脱离生死轮迴和各种烦恼之苦。《吉祥智慧明点瑜伽母续王最胜特殊本续》说：

“真言者，甘露，道之解脱为真言。若是节茂盛，住二见之中，名称胜义咒。真言者，阿嚩迦嚩，说彼为诵咒，生圆及分支，是名诵真言。”^①

佛教认为，人生的一切痛苦烦恼是由心意无明造成的。所以，离苦实际是救意，梵文用“曼”（man）和“陀罗耶”（traya）字表示。“曼”者，意；“陀罗耶”者，拯救义。《集密后续》说：

“根境之错乱，诸凡随念意，用曼表示意，陀罗耶者拯救义。超脱世间行，三昧耶律仪，金刚所守护，名称真言行”。

果指修行者追求的目标，密教特指通过各种特殊的方法和途径苦心修炼所得的不变大乐。《趋人无上续义》说：“果者，通过身、受用、住、圆满事业趋入，故名。”《时轮灌顶略示》记载：

“取空性色是因，持守悲悯是果。空悲无分别，知彼菩提心，入修无上瑜伽义。若以身、受用、住、圆满事业的方法趋入，即是果，亦是一切道果大手印成就。”

学术界一致认为，大乘佛教由显教和密教两部分组成。《圣秘密授记经》说：“于因加行是因法，广转法轮；果乘是捷径。”

密教是通过布施、菩提心、曼荼罗、真言、灌顶、手印、瑜伽等方便和道修得佛果的，故称“方便乘”。如果没有方便相助，难以修得成就。《时轮灌顶略示》说：“方便智慧结合的金剛菩萨瑜伽是金剛乘。……金剛乘比般若乘多方便，故名方便乘。”

密教经典被称为“持明藏”或“续部。”持明的“明”原为古印度吠陀二字的义译，以后逐渐转为圣典，此处的“明”专指本

① 德格印经院藏文木刻本。

尊咒语大乐，用极其深奥的方法持慧，故名“持明藏”。持明藏，又叫“持明乘”。诵行咒语，聚集资粮，获得持明果。

续部，全称“真言续部”，西藏密教使用十分普遍。“续”者，解释真言咒语及仪轨，是所诵咒语的方法和修行的方便仪轨，凡是成为续的部类者，叫做“续部”。根据西藏密教的判别，有二续部、三续部、四续部、六续部和七续部等，学术界以其中的四续部为标准。

关于持明藏的归属问题，印藏佛学界说法各异，归总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持明藏为三藏之一。噶举派的让雄多杰认为，佛教典籍分经藏、律藏和论藏，持明藏包括在内。阿闍黎室利伽罗 (Shritgara) 和无畏 (Āpya) 说，九分教是大乘藏，其中包括持明藏，解释戒、定、慧三学。所以，持明藏为三藏之一。

第二，持明藏非三藏。阿闍黎室利伽罗婆摩 (shritgarabama) 认为，佛陀为了教化饶益天、非天及人，宣讲各种真言明咒，专门提出了持明藏，它属于另一类菩萨藏，与大小乘佛教的经、律、论三藏不同，独成一藏。

第三，持明藏为第四藏。佛密论师认为，佛陀所说的法包括经、律、论三藏和持明藏，持明藏属于内相藏，着重阐述如何迅速获得持明果的方法和途径，比较经、律、论外相三藏有许多特点，为第四藏。

第四，持明藏为七藏之一。月称论师认为，佛典分经、律、论三藏，摄于十二分教，按照菩萨分位划分为菩萨、持明、经、律、论、极广和本生七藏，持明藏为七藏之一。

上述几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几大学派的思想，由于各派所使用的区分方法和评判原则不同所致。这并不影响密教的地位。学术界承认，密教是相对于显教而言，显密二教组成大乘佛教，止观定慧构筑了大乘佛教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

二、金刚乘产生的时间和原因

关于密教的起源，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看法，大多数人认为，金刚乘起源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的东北印度，但起源于七世纪的金刚乘密法是密教四续部中的最高法门无上瑜伽密法。我们认为，无上瑜伽密法的出现，并非密教的开始，而只是标志着密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密法究竟起源于哪个时代？印藏佛学界有下列几种看法。

第一，密教源于释迦牟尼之前。宁玛派认为，情器世间从形成到消灭，其间佛、菩萨辈出，第一佛毗婆尸佛（妙观佛）首次讲部分密法。

第二，释迦牟尼讲授四部密法。《集密根本续》说，现在佛释迦牟尼宣讲金刚乘密法。《一切乘明义宗派宝藏论》说，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觉悟成佛后，前往须弥山顶和色究竟天讲授续部，然后来到南印度一座名叫“毗摩”（bhima 意为“罗刹大自在”）的山上为弥勒等众菩萨、众空行母、持咒大成就者讲授四续部，金刚手菩萨结集成身、语、意、功德、事业五大续，分别伏藏于萨霍尔（今孟加拉）、僧伽罗（今斯里兰卡）、邬仗那（今克什米尔境内）、香拔拉、喜马拉雅山脉。^①后来，婆薮迦波（Bisukawa）得《集密金刚续》；龙树得《喜金刚续》；鸠摩罗阇得《摩诃摩衍续》、《大威德续》；闍婆巴从香拔拉得《时轮金刚续》，其实这几位论师得到的都是无上瑜伽部密典。据旧密咒师说，佛陀涅槃后，秘密教主金刚手菩萨从萨霍尔和玛拉雅山中取出伏藏，授予朗布窘（glañ po skyoñ（牛护）王及其眷从。藏文资料记载，牛护王即是波罗王朝的开国君主瞿波罗（Dza pavla），金刚手菩萨是佛说密法的主要受听者和结集者。

① 隆庆饶绛巴·智美欧色的《七宝藏论》之一，德格印经院藏文木刻本。

第三，金刚乘源于佛涅槃后二十八年。《真实摄略经》说，佛涅槃后二十八年，天龙、夜叉、罗刹及人等五持明出现，金刚手菩萨作为佛的报身向他们传授普贤佛在法界所讲的密法，于人间广泛传播的开始。其后，伽那波（Ghanavpa 调伏鼻）、楞伽陀罗贝桑波（Langkadsapadpalbzāṃpo 楞伽持贤）、钵罗陀罗果密（Pradzañgome 持官）等教主相继在玛拉雅山弘扬密法，玛拉雅山因此而成为圣地。另外一种观点，金刚手菩萨分别在天处，须弥山顶和结集教法的地方讲授密法。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人较多，认为释迦牟尼成佛后不久，曾针对各位弟子的根器传授续部密法，因而否定了金刚手菩萨在上述三地说法的观点。

第四，毗卢遮那佛在色究竟天宣讲金刚乘密法。

第五，为使佛法得以发展，佛弟子释迦菩提向徒众灌顶，阿闍黎鸠罗阇（Kukuradza 喜犬）讲授密法教诫、口诀，指导修炼，七百弟子获得持明成就。

第六，金刚乘密法作为大乘佛教的一部分，与大乘佛教同时兴起。多罗那他说，佛教第三次结集前，尚未出现大乘教法，第三次结集后，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密法出现，在香巴拉传布。

上述六种观点虽然没有说明金刚乘密法兴起的具体年代，勾勒出了密教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密教以真言咒语为开端，咒语的出现远在吠陀时期，吠陀文献《阿闍婆吠陀本集》是一部符咒和密语的总集，当时咒语能起降伏妖魔，克敌制胜的功效。《长阿含经》说：

“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为人咒病，或诵恶术，或诵善咒。”（卷十四）

汤用彤先生说：“驱避之方式为咒语，或为符草。咒语者以语言达其欲望，最平淡者在求患害之不至，或祈幸福之降临。”^① 公

①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元前六、五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有选择地吸取了古印度教思想和宗教仪轨、咒符等，通过实践和发展改造，趋于完善。查尔斯解释：“咒语一词原来的意思是提供某一科目的要义的手册，后来只限定教导崇拜湿婆的配偶的印度或佛教作品，也有例外。”^①

咒语的梵文称呼是“怛特罗”或“陀罗尼”，一般指性力崇拜作品，在传授知识时使用咒语和曼荼罗等方法，效果更加明显。佛教从印度教、湿婆教等原始宗教中接受咒语后，把它作为修炼密法的一条途径和方法，帮助瑜伽行者迅速获得成就。因此，汉传佛教和日本、朝鲜佛教直接称呼密教为“怛特罗”或“真言乘”，严格地讲，怛特罗只能代表初期密教。

密教经典是和大乘佛教显教经典同时出现的。大乘佛教约兴起于公元一世纪前后，这时候一部分企图以佛教改革为目的的在家信徒积极寻求新的思想和信仰，组织修学菩萨之道，并且用各种形式宣传菩萨成道思想。^② 編集出了一批大乘经典，其中包括以陀罗尼为主的密教经典。然而，这些只是显教经典的附属品，尚不能说明密教已经成为一个严密的信仰组织和独立宗派或学派。七世纪初期开始，陆续出现了以《集密本续》、《大威德本续》、《喜金刚本续》、《胜乐根本续》和《时轮根本续》为代表的无上瑜伽经典，标志着密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信仰，形成了其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梅尾祥云说：

“完成了独立体系的‘正纯密教’，是于第七世纪成立的，而它的繁荣地带，主要是在西印度至南印度的地方，不过从它的内容看，第八世纪的前半，可说是它的黄金时代。至于

①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二卷，（英）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照译，台湾版，第265页。

② 《世界十大宗教》，黄心川主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9月版。

其正纯密教因分化和俗化，则渐带有左道密教的倾向，而得到波罗王朝的庇护而繁荣于中印度地方。”^①

十三世纪初叶，伴随着伊斯兰军的大举入侵，密教在印度本土遭到毁灭。

从密教产生的社会环境分析，印度河、恒河流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雅利安人是印度河流域居民之后创造印度文明的主要种族。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年中叶开始，雅利安人分批入侵印度，历史学家根据他们创造的《梨俱吠陀》等四部《吠陀》及其它附属作品形成时期划分为前吠陀时期和后吠陀时期。这个文明时期延续到公元十二世纪，在印度河、恒河流域出现过摩揭陀、孔雀、笈多、波罗等数百个大小王朝，他们对佛教的产生和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尤其在波罗王朝的保护下，密教在这一地区十分活跃，从中南印度开始，逐渐向北、西北、东南印度传布，相继出现了陀罗尼、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经典，最后从印度的西北部 and 东南部向四周流通，向南传到僧伽罗；向北传到尼泊尔、西藏；向西传到迦湿弥罗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后期印度密教主要流行于东印度和北印度，相当于现在的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比哈尔邦及奥里萨邦等。由于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当时的宗教是佛教和其他信仰的混合物，有利于密教的发展。所以，密教在这一地区也比较盛行。

波罗王朝是统治今孟加拉的戒日王死后在混战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七世纪中叶，曷波罗王崛起，继旃陀罗族之后统一藩伽罗国，逐渐占据摩揭陀等东北印度的大片土地，建立了波罗王朝。为了取得北印度的霸主地位，曾同占据拉贾斯坦和马尔瓦的曷折罗—布罗蒂诃罗人，以及从南印度来的罗什陀罗拘陀人激烈角逐，九世纪中叶逐渐衰落，直到十二世纪才彻底灭亡。历代波

^① 《密教史》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⑦张曼涛主编，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